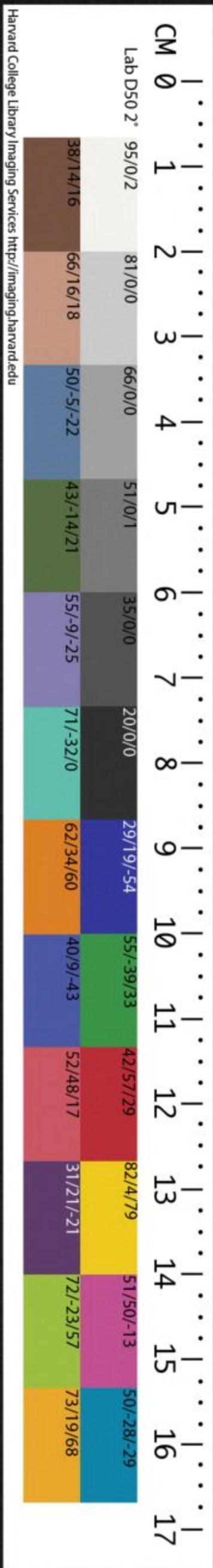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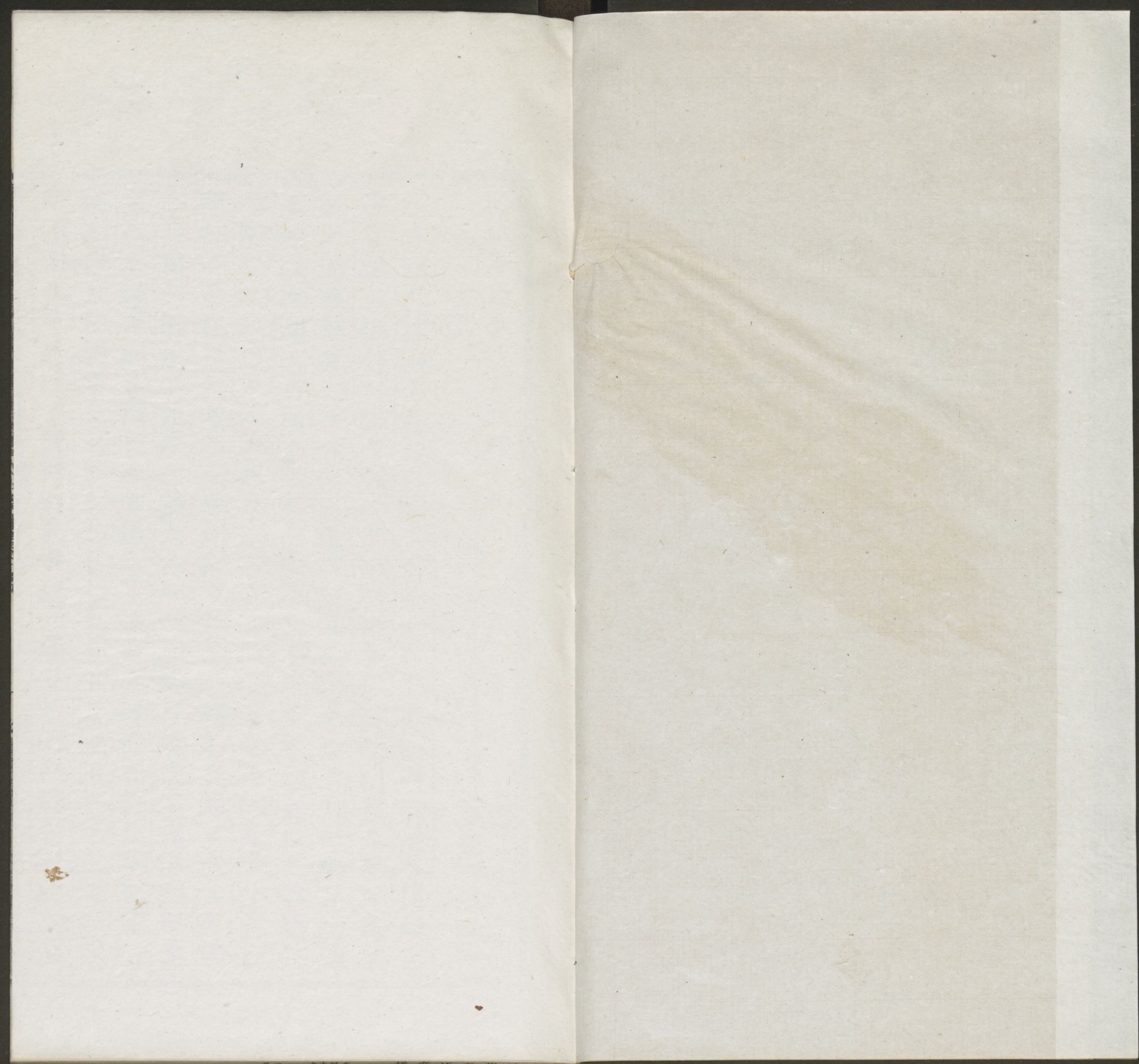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48

T 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九

治道

治道

宋孝宗御極後游上奏曰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御四海人情歸出

事變運至惟靜以俟之則心止而明惟重以待之則體大而正無偏

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奈何為之也夫大天學術卑陋識

慮偏淺願請王者將學必先以學動天下其學成常喜新之論要飾

智駭俗之政作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

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有雖日出百令固

亦易爾乃雖恭遜辭而實靜出為說者謂其而聰明不作上則承書

皇之眷慈下則嘉科士之公議故下議有承伏徐而斷之政有當行

從而舉之理惟事免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能育口者頌歎則

所謂靜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提舉之始尚且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九

治道

宋孝宗即位。陸游上奏曰。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御四海。人情錯出。事變還至。惟靜以俟之。則心正而明。惟重以持之。則體大而正。無偏聽之過。無輕舉之失。天何言哉。舜何為哉。今世士大夫學術卑陋。識慮褊淺。顧謂王者得位。必有以聳動天下。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興。飾智駭俗之政作。衆人之所喜。而君子之所深憂也。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。以至龍飛御宇。三十年間。天下之事。何所不習。雖日出百令。固亦易爾。乃謙恭退託。而安靜無為。沉潛淵默。而聰明不作。上則承壽皇之睿謨。下則盡群臣之公議。及乎議有未決。徐而斷之。政有當行。從而舉之。理愜事允。出臣下思慮之表。有心者誠服。有口者頌歎。則所謂靜與重者。陛下既得之矣。嗚呼。一郡一邑之長。視事之始。尚且

以新奇眩衆。以敏速釣名。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。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。超越群倫。突啻萬億。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為獻。此固兒童之見。而陛下所不取也。竊恐羣臣獻此說者寢多。雖陛下決不取。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。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。昔魏鄭公憂貞觀之政漸不克終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。若夫進銳退速。能動耳目之觀聽。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。如明皇之焚錦綉。德宗之放馴象。實陛下之龜鑑也。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。不厭於從容。行賞議罰。無取於快意。兢兢業業。常如此三月之間。則成康文景之盛。復見於今日矣。犬馬小臣。出位妄言。冒犯天威。臣無任。

游又上奏曰。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。惟公道行與否爾。書曰。毋虐孛獨。而畏高明。詩曰。柔亦不茹。剛亦不吐。此為國之要也。若夫虐孛獨。畏高明。茹柔吐剛。而能使天下治者。自古未之有也。朝廷之體。

責大臣宜詳。責小臣宜畧。郡縣之政。治大姓宜詳。治小民宜畧。賦歛之事。宜先富室。征稅之事。宜覈大商。是之謂至平。是之謂至公。行之一邑則一邑治。行之一郡則一郡治。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。萬無是理也。伏見朝廷頃因人言。必顯有功狀。乃畀職名。行之數年。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。帥臣監司之加職者。又比比而有。至於銓曹格法。所以厄小官者。則未嘗少弛張也。慶典之行。所及至廣。貼職以上。例皆甄復。雖阿附秦氏得罪者。亦在焉。至於常調。孤遠固多久。註刑憲者。今更赦令。雖使皆得霑被。銓法拘攣。必不如是之曠蕩也。無乃責大吏反畧。而責小臣反詳乎。郡縣之吏。不能自立。觀望揣摩。惟強是畏。豪右雖犯重辟。官吏貪者黜者。則公與之為市。廉者懦者。則又自營曰。得無反為所害乎。凡嫁禍平人。諉罪僮奴者。皆有司為之道地也。凶年饑歲。雖貧富俱病。然富者利源至多。貧者惟守田畝。

孰為當恤。視郡縣之庭。鞭笞流血。杻械被體者。皆貧民也。吳蜀萬里。關征相望。富商大賈。先期遣人。懷金錢以賂津吏。大舸重載。通行無苦。終更小官。造廷進士。垂橐蕭然。齎糧有限。而稽留苛暴。畧不之恤。如是謂之平可乎。謂之公可乎。臣伏望陛下。推至平至公之道。自朝廷始。然後下詔戒救四方。而繼之以誅賞。不過歲月。治効自見。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。堅若金石爾。荀卿論闢國之說曰。兼并易能也。堅凝之難。夫豈獨兼并哉。凡為政。施行之甚易。堅凝之甚難。臣區區之言。陛下或以為萬有一可采焉。敢併以堅凝為獻。

隆興間。張浚上言曰。臣今日自長河堰起。發天氣晴和。抵暮可至秀州。惟是暫遠闕庭。瞻戀聖德。深切于心。退之境別無它報。臣固嘗屢奏。今歲三月。虜之形勢。可以盡見。決無它慮。仰惟聖慈。簡記不忘。夫自古人主有道。而人臣亦能盡道事君。則動無私意。事事合天。凡百

施為。俯順人情。仰循天理。是之謂道。果能行此。內侮外寇。何自而生。曰。戰曰守。皆可如意。夷狄雖強。孰敢陵犯。夫何故。彼知我得人心。知我若臣有道。自是畏警怯服。况敢加兵。是以人君以修己為要。以得人為實。此二事。夷夏歸心。理之決然。無可疑者。惟人主以一身臨天下。而富貴生殺之柄。得以自專。天下奔趨名利之人。以千萬心乘隙投間。攻吾一心。自非正心修己。揆之於天。不為遜志。讒巧之說。輕動于中。則何以照見本末。使天下四海。終受其惠哉。書曰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此言人君修己之勤。則政事備舉。內治先定。宜四夷知畏。相率以朝也。又曰。惇德允元。而難壬人。蠻夷率服。此言人君信任賢者。陰邪莫間。壬人求進之難。則蠻夷知中國之有人。不敢輕侮聖人之言。如天可信。其事豈不著明邪。臣自受任江淮以來。仰荷陛下眷遇之隆。不敢不勉。伏自思念。內無腹心。十夫之翼。孤立于朝。外則將帥

循習舊風。千蹊百徑。稍加嚴束。怨謗立生。臣之一身。固無足恤。第恐有始無卒。蔑補於事。用是雖殫心力。而政効邊績。兩皆不著。仰惟陛下。處古今天下之至難。臣恐事或掣肘。仰体聖意。委蛇曲折。以期有濟。然而四面之責。已歸罪于臣身。謂其不能以死生進退力爭。將不能善厥後矣。今陛下奮乾之斷。大議已正。臣之衰老所患無能。敢不忘身及家。求有以報。自今人才悉萃于朝。忌間讒說。不復輒起。則天下山林之賢。與夫豪傑英俊之士。聞陛下之風。莫不來歸。陛下何憂夫夷狄。臣晚景餘幾。豈復更有貪戀陛下富貴之念。願愛君之切言。不敢隱。幸陛下赦罪。

起居郎胡銓上奏曰。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。賜對便殿。臣時論及武夫悍將。宜令知禮。以革暴慢之習。陛下天語諄諄。有及於晏子對齊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。臣側聆玉音。仰歎聖學高妙。遠到古

人用意處。非臣淺識。謏聞所能窺測。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。正謂此耳。臣是時知陛下可與為堯舜之聖。可與致唐虞之治。可使斯民為堯舜之民。臣雖蠢愚。遭時遇主如此。其忍箱嘿不言。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。唯當披露肝膽。捐棄軀命。以報知遇。敢卹其它。是以輒極竭毫髮之慮。况臣於今月二十三日。准御史臺牒契勘。今年三月一日。視朝月分。依條於文班內。從上輪二人充至。日轉對。檢准續降指揮節文。今後視朝轉對官。如當日不作視朝。亦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。臣謹條陳一二。臣聞今日之弊。無甚於差役之法。無甚於改官之法。而其所當急者。莫若興水利。莫若營田。莫若復孝廉力田之科。夫差役不罷。則民之巨蠹不除。改官之舉。將不罷。則士風之趨。競不息。差役之弊。臣寮論之詳矣。若夫改官之弊。臣請為陛下極言之。臣聞今改官者。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。雖有文字五紙。不放舉主。

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。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千求不能得。徃徃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。不然孤寒之士每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。合五紙之費為千五百緡。孤寒之士安得宰執侍從關節。安得千五百緡。勢必枉道以媚當途。權貴以求之。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。不然終身為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。臣愚欲乞罷舉主。止令選人實歷九年無違過。即與改合入官。蓋堯舜三考黜陟不過九年。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。亦以九年為得禮故也。臣伏見二三年來。歲仍小歉。議者皆歸咎於天時。臣獨以為地利之未盡。臣聞禹貢之書曰。濬畎澮距川。語曰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以為畎澮澮農事之小小者耳。禹何為盡力於是。及改文王平土之書。與小司徒之職。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。文王在岐。用平土之法。達司馬法。六尺為步。步百為畝。畝百為夫。夫三為屋。屋三為

井。井十為通。通十為成。成十為終。終十為同。同方百里。同十為封。封十為畿。畿方千里。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。而周知其數。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。九夫為井。四井為邑。四邑為丘。四丘為甸。四甸為縣。四縣為都。以任地事而合貢賦。凡稅斂之事。臣嘗考其制。九夫為井者方一里。九夫所治之田也。四井為邑方二里。四邑為丘方四里。四丘為甸。甸方八里。旁加一里。則方十里為一成。積百井九百夫。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。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。四甸為縣。方二十里。四縣為都。方四十里。四都方八十里。旁加十里。乃得方百里為一同。積萬井九萬夫。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。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。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。井田之法。備於一同。夫井田之法。出稅者寡。而治洫治澮者衆。知禹之盡力乎畎澮溝洫。誠生

民之急務也。今平居無事時，溝洫不修。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，豈不謬哉。臣愚欲望聖慈，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。如古鄭白渠，如召信臣之鉗盧陂，以復禹之迹。卒有水旱，非所患矣。臣聞今日之急務，莫若且休兵營田。今州郡官以營田為名，而無營田之實。欲究其實，有十說焉。一曰：擇官必審。昔魏武欲經畧四方，苦軍食不足，因棗祗策置屯田，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，司馬懿謀伐吳，乃使鄧艾廣田蓄穀是也。二曰：募人必廣。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，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。後魏文帝時，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，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是也。三曰：穿渠必深。趙充國擊先零，屯田於金城，先浚漕渠，鄧艾屯田於壽春，以為田良水少，遂開河渠之利是也。四曰：鄉亭必修。趙充國繕鄉亭，埋湟陘是也。五曰：器用必備。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。六曰：田處必利。漢昭屯田於張掖，魏武屯田於許昌。

是也。七曰：食用必充。趙充國屯田，萬二百八十一人，多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，鹽三百八斛是也。八曰：耕具必足。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，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。唐開元二十五年，諸屯田用牛耕墾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，配一牛。疆硬處一頃二十畝，配一牛。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。諸營田若五十頃外，更有地剩，配耕牛者，所收斛斗，皆准頃畝折除是也。九曰：定稅必輕。東晉元帝大興中，後將軍應詹上表，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，三年計稅賦，以使之公私兼濟。魏李彪上表，一夫之田，歲責六十斛。甄其正課，并征戍雜役是也。十曰：賞罰必行。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，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。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，詔緣邊城守營屯田，歲終課其所入，以論褒貶是也。凡此十者，營田之制盡矣。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，尤莫難於耕具。募人之要，臣請如李彪之策，取州郡戶十分之一，而又加廣。

焉。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
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敷遣如
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徒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寔
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則
請權住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
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案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
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
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
和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令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
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
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
孝廉力田等科略倣漢制自令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

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百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二歲一人不滿
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總核名實必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
風躋時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復何難哉

淳熙間銓為學士又上奏曰臣遭遇聖明深懼無以稱塞顧有誠悃
輒忘誅戮願為陛下無隱而盡言之竊惟陛下臨御于茲十有九年
立政立事宵旰勤勞堅復讎之心奮復境之畧義不自己功期必成
然而坐閱歲時未知收濟其故何哉陛下天縱英明其臣莫及以首
出帝王之資有獨運區寓之智而宰執大臣但求救過塞責無敢興
立事功邊鄙無虞未睹其害一有緩急誰為陛下奮不顧身以任大
寄乎况醜虜包藏禍心未易盡測陛下雖與之講信脩睦政恐其窺
伺之意未已願陛下奮發英斷收召正人選將練兵力圖大舉之策
枕戈嘗膽期於有成而後已此老臣平昔忠誠所激而望於陛下者

也。夫諫官御史。陛下之耳目。以得人為先。以用言為急。陛下廣於用人。樂於從諫。士氣振起。復出古初。羣臣每進讜言。陛下必溫言頽納。天語嘉獎。朝野誦傳。實為盛事。然聽之而不見於用。嘉之而不施於政。臣恐蹇諤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。竊聞比年以來。嬖倖私昵之人。姓名籍籍。出入禁闈。詭秘莫窮。納賄招權。紊亂名器。凡官寮之進遷。則先事而騰播。陛下之所親擢。則彼掩為己私。意者簡記之初。借以游談之助。揣知聖意。泄露除音。講張外庭。薰灼朝路。賢否既混。綱紀寢隳。殆非國家之福也。可不慮乎。古者張官置吏。所以養民。今之官吏。適以殘民。催科則竭民膏血。以為材能。獄訟則視賄低昂。以為曲直。老羸轉於溝壑。丁壯聚為盜賊。焦熬困苦。所不忍聞。陛下愛郵黎民。屢蠲常賦。而官吏掊斂。民心日離。誠可為邦本之憂也。臣願陛下任輔弼之臣。堅恢復之志。用直言。遠私照。戢貪吏。掃除蠹孽。廓清朝

廷。公道既闢。不患無賢。國勢既張。不患無將。內政畢舉。外侮易攘。則陛下聰明英武。所以紹藝祖之基業者。至是而益光。陛下嚴恭兢畏。所以受光堯之付託者。至是而無負。斯可以祈天永命。萬世而不窮也。臣又聞劉珙張栻之亡。皆有遺奏。李椿鄭鑑之去。俱獻嘉言。望陛下下取四臣之疏。併留聖慮。採而行之。實社稷生靈之幸。臣待盡田野。永隔清光。今而不言。死亦有鼻。臣之所陳五事。苟未隕沒。獲見陛下設施。臣之志願畢矣。冒瀆天聰。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。

乾道七年。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對曰。臣惟陛下萬機餘暇。無所嗜好。惟書史是觀。惟前言往行是監。乃者閱貞觀政要。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。豐功厚利。四者之優劣。親御翰墨。宣示臣等。且自謂即位十年。功則未能有成。至於安養黎元。俾遂生業。政今日之急務。未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。俾臣等極陳其當否。凡有未至。悉情無隱。願

臣智識淺陋。何足以知此。然清問俯及。敢不竭其拳拳。臣觀自古人君。或溺於宴安。或樂於盤遊。或喜讒邪而惡忠直。或始勤政事。久而怠墮。陛下則不然。清心寡慾。進賢退佞。出於天性。臨政願治。愈久而愈勤。此固中外所共悉也。然治效未及。貞觀者殆時不同歟。昔隋末盜賊蜂起。天下大亂。民無定居。國無定主。高祖義師一起。有摧枯破竹之易。至太宗受禪。則中外已廓廓無事。於是一意撫民。自致太平。今陛下雖乘中興之後。然北虜地大人衆。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。虜酋雖曰不德。然亦未至虐用其民。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。彼所據者中原。我所有者東南耳。以今準古。圖治固難。然而練兵以圖恢復。而用將之道。或未盡。擇人以守郡國。而音實之方。或未至。今之急務。無乃在此乎。臣不敢汎引古事。姑以近事言之。夫若內若外。屯兵百萬。其卒伍之勇怯。器甲之利鈍。教習之精粗。八主安得盡知。不過責成

大將而已。所謂大將。又不過數人。其擇之也當審。其任之也當久。今頗不然。進或失之太簡。退或失之太遽。彼既未嘗為腰席計。則其下視之。亦將如轉石矣。號令何由而可信。紀律何由而可明乎。且如江州一軍。自陛下即位。始付苗宏。其後戚方繼之。甫一年而皇甫倜又繼之。池州一軍。始付時俊。其後王琪繼之。甫半年而用秦琪。纔十月而莫總繼之。又十月而郭剛繼之。數易如此。平居自守。臣猶慮其乏事。何暇議進取哉。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。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也。陛下深居九重。所賴以宣布惠澤者。莫切於郡守。奈何循良者十無二三。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。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。良法善政無由奉行。其間號稱能吏者。知巧為名色。越辦財賦而已。民之失業。彼何恤焉。遐方僻郡。如置勿言。臨安者。陛下之行都也。耳目易接。虛實易考。觀於增酒課一事。畧可見矣。夫酒者國家之利源。令得其

人則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。以此為殿最議賞罰可也。柰何頃幸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。歲額之外復求增羨。又添歲額。展轉不已。殆且倍蓰於初。不幸令又非人。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。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。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。顧取之如此安得不困。近畿尚爾。謂遠方何。加又諸州長吏倏來忽去。迎送靡定。且以二浙言之。婺州四年之間。易守者五。平江四年之間。易守者四。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。用度何為而不窘。吏姦何為而不滋。民瘼何由而可蘇。陛下欲安養黎元。俾遂生業。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。繼今以往。願陛下擇將擇守。審於其初。而久於其後。其命之也。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。如之何而治民。幾年而某效可著。某弊可革。幾年而某事可成。某害可除。要之以必致之期。示之以勸沮之方。兵庶幾可強。民庶幾可富。自治之策。孰急於此。未有能自

治而不能治人者也。凡此二者。陛下因政要而問臣。臣亦因陛下俯詢而獻言。他固未敢及也。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。既以魏徵論為君之道為首。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為末。蓋太宗時。惟徵為善諫。上有所問。必指近事以為據。而不為泛濫迂闊激訐之言。是以太宗樂聞而喜從之。治幾成康。徵功為多。吳兢所取。厥有自哉。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。擇忠實而無他。通明而知大体者。引以自近。使嘉言日聞。治道日興。何患其不貞觀如也。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。陛下既以徵言為龜鑑。而自強不息矣。臣復何云。狂愚冒昧。惟明主擇焉。

必大又上言曰。臣伏蒙聖恩。賜對便坐。不敢泛為無益之論。上瀆天聽。謹列四事。惟陛下擇焉。一曰。重侍從以儲將相。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。且以紹興初言之。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。故議論設施皆

有可觀。中興之功。不為無助。只自秦檜專政。以收集闡茸庸俗之士。充員備位。人才衰弱。職此之由。陛下憂勤十年。作成甚切。凡侍左右。無非親擢。其能否賢不肖。豈逃睿鑒。臣願陛下更賜留神。每進一人。不徒取一時之長。須可備它日之用。則人才見矣。二曰。增臺諫以廣耳目。臣聞。人主深居九重。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。別白臣下之邪正者。臺諫也。然好名者失於激訐。泥古者失於迂闊。聽之未見其益。違之寧免歸非。必欲得人。固亦難矣。臣願陛下勿以其難。遂虛其官。或博問詳試而用之。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。必得端士。增廣聰明。誠助治之大端也。三曰。擇曾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。今之郎官。分職中臺。奉行政令。視漢蓋加重矣。而六曹二十四司。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。餘多兼攝。以天下之大。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。願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。非獨可振職業。亦是為異時侍從之儲。此又當今

之先務也。四曰。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。夫數易之弊深矣。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。到官半年始知風俗。去替半年已懷歸志。其間留心政事。僅有一歲。若又不待滿而遷易。則弊何由不生乎。簿書緣絕。將迎勞費。特其小節耳。臣願陛下堅持久任之說。深監數易之害。有治理效。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。庶幾革苟簡之風。塞僥倖之望。而循吏稍見於世矣。臣志在不欺。忘其狂瞽。無任昧死。

必大又上言曰。臣聞。政如農功。春而耕。夏而耘。秋而收。冬而享其成。本末先後。不可易也。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。一時則有一時之功。雖勤勞于前。而享富實于後。理之必至。無可疑者。昔勾踐謀吳。可謂難矣。然范蠡不過三言。持盈者與天。定傾者與人。節事者與地。自初即位。至于七年。深思力行。不出乎此。一旦天應至矣。人事盡矣。蠡奮然曰。得時無怠。時不再來。天子不取。反為之災。羸縮轉化。後將悔之。天

節固然。唯謀不遷。此豈嘗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哉。陛下天縱神聖。銳意圖治。日往月來。今既十年。焦勞益甚。而大欲未得。去速者辰也。易失者時也。臣願陛下以農功為準。以越語為念。立一定之規。要必致之期。若曰。一年撫民。則自春以及冬。視撫民之效如何。二年富國。則自春以及冬。視富國之效如何。三年彊兵。則自春以及冬。視彊兵之效如何。推是以往。凡復古之圖。致治之方。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。而陛下十年之勤勞。亦為無負矣。孟子曰。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。七年之內。必為政於天下。况陛下居天子之位乎。區區勾踐。固不足道也。惟明主留神財幸。

乾道中。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。臣聞六籍之言。可通於萬世。百王之事。如出於一轍。今載之六籍。散之傳記。是皆百王之迹。故號為儒生者。竊窺其大畧。而可以獻之旒辰之前也。陛下以天縱之聖。而

有此日新之德。羣臣望下風者。常若不及。况田野空乏之人。未嘗歷他事。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。是宜陛下之所厭聽也。然臣之所知者。不過紙上語耳。臣所謂百王之事。如出一轍者。蓋謂唐虞三代之事。何其緩而不迫也。舜不窮其民。譬之善馭者。不窮其馬。馬之力常若有餘。即馳騁先後。唯吾意之所出耳。舜嘗以命禹曰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功。禹之治水。至於十有三年之久。夫排淮決泗。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。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。其德為甚大。而其檢身也。常若不及。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。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。數聖人之行事。雖若不同。而其所為同者。一歸於寬通簡易之道耳。國家維持天下之具。跨漢越唐。其視百王。乃如一日。肆陛下臨御以來。求治為甚切。景德嘉祐二百年。忠厚之俗。此不待更張。而天下自定也。然而凡欲進說者。往往引漢宣帝以為

喻。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。本以霸王之道雜用之。此宣帝之所由失也。唐虞三代之天下。是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聽。合天下之目以為視。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。而直道行焉。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。鑒別為太精。隄防為太甚。號令為太煩。刑辟為太峻。臣雖愚。誓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。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。崇尚寬簡之風。使天下之人。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。遠近流聞。知上所好。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。

光朝又上疏曰。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。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。所謂功利之說。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為他計也。孟子生於戰國。縱橫離合之際。不肯為一毫功利之說。而其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。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。唐之劉晏號為善治財賦者。晏之長技。世所未易曉。江淮百物如涸藪之積。唐人每藉此以支西北。今

以江淮所自出。且無轉輸飛輓之勞。然嘗患其不給。何耶。晏之治財賦。在當時無異說。及其最後。晏之故吏有憤切數語。然後知晏之本意。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。開元中。天下戶口以千萬計。至德以來。十耗其九。及晏充使。天下戶纔二百萬。於是罷無名之歛。而又不加調。起廣德二年。盡建中元年。增天下戶三百餘萬。晏之本意。以為戶口日羨。則人力所成就者衆。田萊日闢。組織日多。而貨財日廣也。晏之治財賦。其原出於此。是以歛不及民。而用度自足。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。功利之說。施之於戰國。孟子猶以為不可。況今天下兼愛南北。而江淮帖然。其他方隅。曾無更遯之戍。此仁義根株之說。不可不早定也。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。取其豐耗多寬之數。為州縣殿最可乎。內而版曹。外而部使者。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。此孟子之所謂王道。而晏嘗用之矣。非臣之空言也。

淳熙間。劉光祖對策曰。臣聞帝王之治。守約而不求詳。任道而不後智。廣覽兼聽而未嘗自用。夫自用則多失。兼聽則多得。役智愈精。則違道愈遠。而求詳太過。則天下之事日繁。故曰。端其本。萬事理。此古今治道之要務也。臣竊惟皇帝陛下。即大位以來。將八年。子茲宵衣旰食。求所以補弊興滯者。無所不用其至矣。而行之愈勤。邈然望治。効而未之見。今者策臣等於廷。意欲聞切直篤實之言。以藥當世之病。雖臣昧陋。豈敢誦聖德而忘苦言。以負陛下明詔哉。且陛下之所謂十數條者。臣已詳聞之矣。上之論古帝王因時為治之不同。次之論當今弊政之不一。而所施之先務。將求所以美教化。省刑罰。清官曹。察循吏。厚士風。變民俗。廣儲以足食。蠲賦以裕人。勸農桑以闢田疇。任使者以求民瘼。至於旁搜遺逸。陰察武勇。屯田積穀。擇帥安邊之事。凡若此類。雜然靡所不思。陛下之用心。可謂動且勞矣。陛下之

為政。可謂精且核矣。然而七八年之間。動勞而不倦。總核而不置者。凡皆為此。而是十數者之中。未有一二効焉。何哉。則以陛下未得其本故也。且陛下睿察太精。宸斷太嚴。求治太速。喜功太甚。夫是以勤勞而無益。總核而無補。臣非敢空言也。臣意陛下之諸臣。發言盈庭。目前之計易入。而久遠之計難効。督責之論似切。寬大之言似迂。機智之謀似辨。老成之謀似拙。如是。則聖聽之所向在彼。而不在此矣。凡臣之所欲言者。與陛下之所欲行者異。陛下得無謂臣言為書生不急之常談。而忽棄之。虛心以察焉。則臣之狂言。不為虛語也。臣竊見比年以來。天變見於上。民心搖於下。饑饉連年。盜賊頃時而起。風俗薄惡。紀綱陵夷。夫此豈細事也。陛下試反覆思之。今將革弊而弊愈甚。將治法而法益失者。其咎安在。而左右之臣。方且為兵刑財利之說。奮發果敢之論。以此迎合主意。曰如此而可以大有為於時。此

豈不大矣也哉。故臣願陛下操其本。治其要。用人而不自用。然後向之所問十數條者。可得而舉也。臣不勝區區謹昧死上愚對。臣伏讀聖策曰。蓋聞虞舜無為而天下治。周文王則日昃不遑暇食。漢文寬厚長者。務以德化民。而宣帝則嚴總核之政。以法繩下。此四君者。為道不同。同歸于治。然則勞逸寬猛之宜。亦各因其世耶。朕以菲薄。獲承丕緒。循堯之道。競業萬機。罔敢逸豫。亦惟治古帝王是訓。是式。八年於此矣。而德有所未至。信有所未孚。闕政尚多。虛文尚勝者。臣有以見陛下思古之治。酌今之宜。蓋將師文王之憂勤。法宣帝之總核。以此舉當今之闕政。而掃末世之虛文也。臣知之矣。而竊有說焉。臣嘗謂舜文王勞逸之迹雖殊。至其以道自任。以事任人者。蓋同轍而趨也。漢文宣致治之迹雖近。至其寬猛之分。使德勝而漢澤厚。法勝而漢澤衰者。是未可同日而語也。臣請為陛下陳之。臣嘗讀書考虞

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。蓋當是時。遵堯之道。未嘗以一毫私智加其間。凡天下之事。悉舉而任之九官。曰禹。汝平水土。曰后稷。汝播百穀。曰契。汝敷五教。在寬。曰夔。汝典樂教胄子。曰皋陶。汝明刑。以至垂之工。蓋之虞。龍之出納。皆信之篤。任之專。三載而考績。三考而黜陟其人。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。蓋得任人之道故也。至於文王。豈不然哉。文王之所以憂勤。日昃而猶不暇食者。方是時。紂之虐政。迫民於水火之中。文王視民如傷。望道而未之見。夫是以謹身修政。而至於憂勤焉。然而文王之政。則有在矣。勤於大。不動於細。以道為本。以事為末也。文王之時。所謂子曰有䟽附。子曰有先後。子曰有奔走。子曰有禦侮者。蓋文王惟知擇人而任之而已。不與焉。蓋周公教成王曰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。庶獄。庶謹。惟有司之牧。夫是訓用。遠庶獄。庶謹。文王罔敢知于茲。夫一國之事。亦非輕矣。而文王既委之人。則不敢

兼且知焉。誠以為任之不專，則責治之無所也。是舜文王一道也。今陛下獨知師文王之憂勤，而不能任人以為治。臣以為天子之職，莫大於任相。今陛下置相而不能任人以為治者，臣以為天子之職，莫大於任相。今陛下置相而獨取夫奉職守法順旨而易制者充焉。凡今宰相之事，不過奉行文書條理而已矣。一政事無不從中治也。一聽斷無不從已出也。陛下好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，唯唯而退。臣不知陛下亦安賴是為哉。且君猶元首，臣猶股肱也。陛下棄股肱而運動廢耳目而視聽，臣恐宰相權輕，則近習得以乘間而議政。此大不可也。東漢之事可鑒矣。光武懲王氏竊國之禍，矯枉過正，雖寇鄧耿賈之賢，而猶不大任之。以吏事責三公，不十餘年之間，而易置者凡十數，折辱如奴隸，來去如傳舍，子孫承之。終東漢之世，卒以宰相之權輕，而其天下搏弄於后戚宦寺之手，可哀也已。今日之事，陛下當用老成忠直，識慮過人

者。禮而任之，勿間勿疑，而使得專意於當今之大計，則舜文之治，陛下得之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任宰相而能為治。陛下之所宜察也。若夫漢文以德化人，漢宣以法繩下。是二君者，臣不敢以宣帝望陛下也。臣讀史觀文帝之治，溫然有三代之風，勸力田而務農者衆，除肉刑而犯法者寡，悖孝弟而尺布斗粟之謠，可以見民德之歸厚，省力役而紅腐貫朽之積，可以知治効之必至。聽張釋之不用嗇夫之辯口，而秦亟疾苛察之風為之衰息。與匈奴俱棄細故，偕之大道，而瘡痍之民得以休養。凡此之務，皆孟子言於戰國不見信用者，而文帝乃能行之。文帝之治，純於德，故能基四百年之業。則其所以結民者至矣。若夫宣帝之中興，其一時之政，非不美也。然而其役智也察，其用法也深，信賞必罰之間，中和之意亡矣。蓋寬饒以忠直見殺，而王成以欺偽見褒。當是時，有識之士察微而知著者，咸謂德不足而法

有餘。漢之業未有不暫興而亟衰者也。王吉路溫舒皆長者之言。而謂為迂闊不見聽用。自今觀之。衰漢之業者。豈不自神爵五鳳之間。誅名責實之過哉。陛下徒察其勵精總核之迹。以為筭計見效優於孝文。此羣臣之說誤陛下也。臣竊觀今日之治。謂之責實。而失實莫大焉。凡天子欲有為。則羣臣以有為之說進陛下。喜辯給。故朴忠者退。而機巧者自飾於其間。陛下好才智。故沉厚有謀者或不見察。而輕矯自售者得逞於其內。陛下重武夫而儒者為迂闊之具。陛下思法吏而忠厚之人蒙不職之罰。凡此皆宣帝之失也。而陛下又無魏相丙吉之徒為之佐。臣恐有其失無其治也。臣非不知陛下之意。蓋將舉弊政而更新之。然臣竊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。而不可繩之以急政。雖若無法。而不可一之於用法。以急政救緩病。以用法救無法。臣恐今日之治。行之不得其中。則衰亂繼之。故天下大器也。器久不

用。則蠹空其中。然而舉敗器而急持之。則破壞分裂不可復為全器矣。病之深者。非一夕可攻而復。今者百藥皆試矣。怒其不為功。而以毒攻之。使異時良醫措手之無所。此甚可思而動也。故臣願陛下廓然立乎廣大之域。坦然行乎仁義之途。勿邀近功。勿喜小利。急當今之所緩。緩當今之所急。則宣帝之治。陛下當自過之。柰何欲効雜霸之主乎。臣之所論勞逸寬猛之說如此。陛下勿徒謂各因其時而已也。陛下自以為德有所未至。信有所未孚。此誠未至且未孚也。陛下承大統以來。求古帝王之治而訓式之。然師文王之憂勤。而不師其任人。喜宣帝之總核。而不察其雜霸。則德何以至。信何以孚。數年之間。行之不為不久。而闕政尚多。虛文尚勝。則是陛下之已行者未得其道。蓋亦反其本而已矣。此大事也。故臣反覆詳言之如此。臣伏讀聖策曰。敦朴以示化。而踰制者尚繁。欽恤以祥刑。而抵法者尚衆。

臣有以見陛下欲美教化省刑罰之意甚切也。臣聞民無有不可化而惠化之之道未至。刑無有不可措而惠措之之心未切。漢之文帝閱秦俗之奢麗無法也。躬為儉約以先之。衣弋絰之衣。惜露臺之費。帝王舉動敦朴如此。而當時之民猶且富人大賞而帝服倡優下賤而后飾者往往有之。文帝不以罪民也。而愈自黜降。期於必化。卒之革秦之俗為漢之俗者。文帝敦朴之功也。今陛下儉約之德雖遠方夷狄皆知之。然而後宮妃嬪以華靡相尚者有矣。豈能皆衣不曳地如漢夫人乎。執政侍臣以聲色自奉者有矣。豈能皆清儉自守如唐楊綰乎。刑之於家然後可以化之於國。為之於近然後可以効之於遠。然則敦朴之化。臣願陛下力行之而已矣。唐之太宗見隋亂之初定也。用魏徵之言。勉行仁義。貞觀之末歲。斷死罪二十九人。幾至刑措。太宗勉強以行仁義。猶足以收刑措之功。向使信封倫之說。一切

以鬼域待其民。法令密於蠅毛。誅罰甚於湯火。則刑者相望。犯者相繼。雖有百臯陶。無益於愚民之陷溺而抵死也。今陛下欽恤之詔。雖曰屢下。而誠心不加焉。俗吏不知愛護赤子。而以斬罰煅煉為治。用法酷急。循文刻深。賂賄公行。而無辜蒙戮。至於窮極根株。網羅罟誤者。尚多有之。而陛下又躬行督責之政。獎用武健之吏。以此示之。臣謂刑人之衆無恠也。然則欽恤之意。臣願陛下允蹈之而已矣。臣伏讀聖策曰。嚴入仕之途。而銓曹猶未清。察長民之官。而循吏猶未著。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冗官。用循吏之意。甚至也。臣聞古之立法者。禁其一必開其一。古之責吏者。責其實必畧其文。唐陸贄勸德宗愛惜名器。雖虛爵不以妄予。可謂嚴矣。至其論考課之法。則曰覈才取吏有三術焉。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。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。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。如此。則高課者驟升。無庸者亟退。其餘績非出類。守不

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。贄於法度之外。所建如此。則清吏道之源也。今日嚴銓試之法。重任子之舉。申實歷之禁。華岳祠之俸。行之以漸。議者自息。然臣獨於限負改秩之事。必謂不可。此賢愚同滯之弊也。當今行陸贄之三術。然後功過白而黜陟明。吏道之不清。非所患矣。故臣曰。禁其一者。此也。漢龔遂為渤海太守。請於帝曰。勿拘臣以微文。臣請得以便宜治。故遂之政。非俗吏之所能為。今也。令顧守。守顧監司。上下相承。虛文自營。期於免過。蓋目之外。有不見。足之外。有不履也。簿書期會之間。一不報。則大吏譴至。尚何暇為古循吏之事乎。陛下惠恤元元。精擇守令。不可謂不如意也。臣謂宜於召對之時。察其人忠實可用。則許之以凡愛利之政。得自為之。如此。則循吏之效。當不愧於兩漢矣。故臣曰。責其實。必略其文者。此也。臣伏讀聖策。嘆士風之未厚。悼民俗之未淳。臣獨至此。而有激焉。曰。

此陛下事也。士風之所以未厚者。是陛下輕之故也。民俗之所以未淳者。是陛下忽之故也。夫以士風之未厚為陛下輕之者。臣聞魯甘齊餽。而孔子行。秦任惠文。而四皓隱。漢殺三良。而二蹠去。何則。此三君者。意不在士也。然孔子行而魯弱。四皓隱而秦亡。二蹠去而漢亦衰矣。蓋士重則國重。士輕則國輕。自古人君輕士。則士散而之田畝。遁而伏山林。非其時也。深藏而不仕。至於浮薄輕偽之徒。貪冒嗜利。而無恥者。然後陷爵祿而不知出。觸刑辟而不知悔。此士風之所以衰。上之所以待士者益薄。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重而輕。臣不意乃於今而見此也。近時士人。知有爵祿。不知有禮義。豈惟陛下賤之。雖臣亦賤之也。然陛下過矣。臣聞之。陛下嘗謂取人不必由此。至以科舉為可廢。學官為可罷。臣不覺中夜嘆息自憤。近世士風之不立。至令人主有厭薄吾徒之意。則吾徒之罪也。然駑馬之不進。而因欲廢

車。糝粟之不良。而因欲廢食。雖陛下亦知無是理矣。胎卵之不殺。則麟鳳來集。魚鼈之各遂。則龜龍來游。陛下勿謂書生為無用贅疣之物。汲汲然求所以長育成就。洗濯磨淬之。嚴學官之選。重科舉之意。則士無賢不肖。皆知感激奮迅。求所以報上。而真材實能出矣。夫以民俗之未淳。為陛下忽之者。臣聞湯武興而民好善。幽厲興而民好暴。故太公好仁。邠國貴恕。上之所示。下之所趨也。書曰。敝化奢麗。萬世同流。商民之化如此。而周之君臣必欲使之有士君子之行。如周民焉。然則風俗教化。古帝王之先務也。今也士大夫不知有節義。庶恥。小民不知有孝慈悌順。見利則趨。見便則奪矣。刺繡文不如倚市門。伏農畝不如持兵杖。習之久則居之也安。風俗如此。可不大哀而救之耶。陛下朝夕與大臣圖議者。皆目前之事。之為急。所謂民俗者。古之君子於此察焉。以觀興亡。以考得失。而今也恬不加省。如今之

俗。蕩而不反。則臣將見鄙暴勝而賊民興。天下一日有急。不知所恃矣。陛下宜先勵士大夫之節。舉清遠之人。黜貪鄙之士。然後小民可得而濟矣。臣伏讀聖策。至有所謂廣儲蓄而食未豐。蠲租賦而人未裕。臣以為儲蓄雖廣。而非誠廣。租賦雖蠲。而非誠蠲。何也。臣聞古者無九年之蓄。曰不足。無六年之蓄。曰急。無三年之蓄。曰國非其國矣。方是時。公私共之。周官大司徒之職。掌鄉里之委積。以待凶荒。掌縣鄙之委積。以卹艱阨。後世王制既衰。雜以權術。故魏用平糶之法。漢置常平之倉。社倉起於隋。義倉興於唐。其實皆一也。所以制低昂而權斂散。以利民也。而今也。雖有常平義倉之名。而無其實。儲蓄之數。虛挂簿書。移用者十三。侵盜者十五。故旱荒歲饑。則餓殍之民填委溝壑。故臣謂儲蓄雖廣。而非誠廣。此在陛下申戒有司。專以惠民為急。勿徒曰應法而已。則善矣。古者取民有制。故民力常寬。漢之時。蓋

兵戈之餘。故時有所資乎。賜民田租半。賜三老孝悌力田帛。人若干匹。歲時有舖餼寡有養。此猶有近古之風也。而當是時。實惠及民。民拜漢之德。不忘。近者陛下加意黎元。去遠方虛額之數。放四道夏租之半。陛下於急迫之時。而行寬大之政。此人主之用心也。然而陛下雖有蠲利之名。而講利之臣未去。雖有惠民之意。而擾民之吏猶在。臣恐實利未必及民。如漢文景之時也。故臣謂租賦雖蠲。而非誠蠲。此在陛下逐去聚斂之臣。示天下以愛民之意。則常賦之外。不至他斂。民將有息肩之所矣。臣伏讀聖策曰。有勸農之官。而田不加闢。任觀風之使。而民或告寃。此又陛下重民本求民瘼之言也。臣觀方今虛名之事非一。而守令之勸農為甚。曠職之吏非一。而監司之廉察為最。自古勸課農桑。積以歲月。使斯民菽粟如水火者。三代而下。未有若漢文帝之時也。當是時。力田有官。一歲而詔數下。誠意如此。不為

虛文也。今日守令以勸農為職。而大抵皆困於錢穀獄訟之間。田萊荒而吏不知。游手末作之人多而官不禁。方春農時。太守率吏民飲近郊。應故事。事已則退。非真能下問父老。勸勉子弟。察視原野。憂勤水旱。夙夜究心於其間。切於其身也。臣謂今宜嚴守令勸農之課。視其廢最而黜陟之。亦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。自古遣使郡國以助耳目。然適足以病民而無益者。漢武帝末年是也。當是時。繡衣直指之出。以督捕盜賊為名。恣為威暴。郡邑苦之。今朝廷遣觀風之使。其意將以求民疾苦而除去之也。吏有害於民。得以按奏。而今之監司。大抵率無數人稱職。私意勝。則察舉有所不公。寬猛失當。則民情有所不適。今天下凡幾道。監司不過十數人。此宜使宰相精擇其能。不以輕授。陛辭之日。陛下又丁寧而訓勅之。陛下視天下如一身。手足疾痛。則腹心不期而自救。如此為治。雖幽遐之民。皆獲所欲。如在輦轂

之下矣。臣伏讀聖策曰：側席幽人，而賢才尚遺。伏軾勇士，而猛將猶闕。臣於此竊有疑焉。而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也。臣觀自三代之衰，世之君子安其富貴，而不復思天下有遺佚不舉之民。漢唐以來，則皆徇其名而實未嘗行其道。間者陛下詔郡國舉山林之遺才，時亦有應詔而出者。陛下輒官之。臣不知陛下舉其人，將行其道耶？抑不知陛下姑采其虛譽而姑與之虛名而已耶？臣之來聞之道路，謂陛下外優儒生，而心實輕之。如此，則陛下之所謂側席幽人者，臣未敢以為誠然也。孔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今陛下春秋鼎盛，方銳意求治之時，羣臣之間，正乏所謂野人者，以正言直道立乎其中，不忌不疑，是非毀譽不能搖，利害重輕不能奪。如此，則凡為陛下立大事，斷大議者，必此人也。今陛下左右講讀之臣，率皆以阿世取媚者為之。養成陛下至使陛下，例以為儒生之說，好守古以非今，好言人主之

過以自是，其學空虛無用。迂闊難從，夫是以意常輕之。此何幽人之可致乎？陛下必先信其道，尊禮其人，然後如臣所謂能為陛下立大事，斷大議者出焉。非若世之所謂白首窮經，槁死無用之人而足也。臣又觀今之將帥，不若昔之將帥。今之士卒行伍，不若昔之士卒行伍。此陛下之所憂也。然而陛下伏軾臨觀之際，將自察之。臣竊以為未也。本朝得狄青於行伍之間，豈獨取其武力而已哉？陛下憤大辱之未雪，慨然有清中原之心，而目中諸將不足為用。平時寇盜竊發，且不能禦。而况此大功歟？陛下何不忍之歲月，待其可為，然後動。而臣竊聞之，陛下親擐甲冑，躬試毬馬。雖有諫者，每拒而不納。臣知陛下之意，非溺乎此也。蓋將以有為也。然就使一旦有警，陛下豈將親統六師以督戰乎？夫人主自將，危道也。陛下盍不念太上皇帝險阻艱難之備嘗也哉？臣恐今宵毬馬之事，不足以示武於敵人。適足以貽

笑於黠虜。陛下無謂伏軾既久。猛將未出而輕為此舉也。陛下有知人之佐。將為陛下舉得其人。未有不能為用者也。若夫屯田積穀。或謂兵不如農。擇帥安邊。或謂文不如武。此議者過也。使屯田積穀。能如趙充國之於西邊。諸葛孔明之於渭上。曹操之於許。羊祜杜預之於荆襄。兩淮之間。則何有乎兵不如農。使擇帥安邊。能如韓琦之於河北。范仲淹之於陝西。威德並行。夷虜震懼。則何有乎文不如武。臣之所慮者。獨在屯田無一定之策。而輕試迎合之言。擇帥非可用之人。而徒取輕言之士。如此。恐誤陛下事也。陛下之所問十四條者。臣悉已陳於前矣。而終策之曰。救弊之術。時措之宜。子大夫之所講聞也。其悉心以對。毋枉執事。朕將親覽焉。夫救弊之術。時措之宜。前所陳蓋具之矣。而臣之拳拳思所以悉心而對者。不過願陛下操本而治。清心而應。勿急近功以害大事。如斯而已矣。蓋以陛下智出庶物。

有輕待人臣之心。才兼衆人。有獨馭天下之意。先事而察。未審而爲。欲為之志。囂然而不寧。於是求詳之過。有役智之病。有自用之失。故勤勞總核之効。不見於十四事者之中。况使陛下居晦以用明。處靜以制動。分職而任之人。擇人而付之職。有功則加賞。有罪則加罰。其道豈不甚約而易行也哉。以陛下英明之主。而七八年之間。未有所立者。是陛下即位之初。小人以邪學導誘陛下。勸陛下攬威權以自用。此其所以為失也。夫古之立威權者。誠亦有說。方時之弊。或在於女后與政。或在於強臣專國。或在於宦寺竊權。或在於藩鎮方命。使太阿之柄倒授。堂陛之勢逆置。蓋名分僭差。國威潛削之後。於是乎人君乃總權以立天下之大分。漢唐中興之君是也。方時之病。上下姑息風俗。苟且解縱繩墨。人自為意。徇恩而不知義。稍踈其恩。則生怨。縱欲而不知法。稍節其欲。則思叛。蓋紀綱陵壞。風采消委之餘。

於是乎人君乃立威以變易天下之耳目。我藝祖皇帝之創業是也。然威權用於一時。而德澤垂於萬世。蓋古之帝王唯恐一失人心。則雖有威權無所用之。今陛下獨懲近世委靡頹墮之弊。思有以振作之。而小人遂勸陛下以獨斷自用。此豈為治之祥也哉。臣願陛下擇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。察左右近習之姦而逐去之。虛心以接物。和顏以聽諫。布德澤以結民心。優儒禮以長人才。謹邊備勿輕用兵。省國費勿多取財。毋以小謀敗大作。毋以嬖人疾莊士。如此豈惟可以小康。乃大有為之基也。臣之所謂本者此也。詩云。迨天之未陰雨。徹彼桑土。綢繆牖戶。今牖戶虛矣。幸陛下留意。臣愚不識忌諱。言涉狂。竊惟陛下幸赦。臣謹對。

於是乎人君乃立威以變易天下之耳目其義相皇帝之創業是也
然威權用於一時而德澤垂於萬世蓋古之帝王唯恐一夫人心則
雖有威權而所用之令陛下獨德近世奉廟頌之弊思有以振作
之而小人進動陛下以獨斷自用此實為深之弊也夫臣類陛下擇
忠於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習之姦而遠去之虛心以接物
此類以聽運事使運以結民心使德權以長人才謹邊備勿輕用兵
本國費勿多取財毋以小謀敗大德毋以嬖人疾莊士如此豈惟可
以小康乃大有為之基也臣之所竊本者此也詩云迺天之未陰雨
徹彼桑土綢繆繆戶卒牖之庶幾幸陛下留意臣愚未識忌諱言時
狂者惟陛下幸甚謹對

